

中国阅读周报

关注文化 倡导阅读



全民阅读 新刊行

精彩导读

须一瓜:与黯哑的现实相比,好小说是发光体

P10

跨越历史和现实的“认罪”

P11

多维视域下的京派文学内涵

P12

文坛新数字

据美国媒体报道,据称是当今美国首部印刷书籍的《海湾圣诗》11月26日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拍出,成交价1420万美元,创下书籍拍卖纪录。

1420 万美元

《海湾圣诗》是英格兰清教徒移民1640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印制的,是从希伯来语翻译过来的民歌体圣诗集,目前全球仅剩11本。波士顿老南教堂(Old South Church)拥有5本,目前其中3本各在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和布朗大学,教堂里留存了两本,本次拍买的就其中之一。

该珍本的预估价格在1500万美元到3000万美元之间,最终美国商人、慈善家戴维·鲁本斯坦以1420万美元拍得。鲁本斯坦打算把它借给美国各地的图书馆。波士顿老南教堂始建于1669年,非常出名,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在这里受洗。教堂本次拍卖该稀世珍本,是想改善牧师们的生活。教堂高级神职人员泰勒称该书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第一时间书

《车库咖啡——“中国硅谷”的创业梦》苏芮口述 王海珍撰稿/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版/28.00元



在北京的海淀街,有一个咖啡馆叫“车库咖啡”。早在2011年9月2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造访该“车库咖啡”后,回去写了篇文章《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文章中说中国最值得美国人害怕的事情,是中国人发现了美国的秘密——科技和资本的结合。由此,该“车库咖啡”吸引了不少国内外众多主流媒体的争相报道。该书正是通过“车库咖啡”创始人苏芮的口述,讲述了“车库咖啡”内年轻人的创业故事。

短篇网络试水“单篇销售”引业界和学者热议

一周观察

朱四倍(教师)

商家期待作家积极加入“单篇销售”行列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潘启雯



王曦(当当网副总裁兼数字业务事业部总经理) 李旭(安徽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夏烈(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院长)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张莉(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万方数据、中国知网等著名学术期刊网站上面,会员可以按篇章购买学术论文;作为大众出版的文学作品,国内还从未有过按“单篇销售”的尝试和先例。不过,这样的局面在今年的11月8日被正式打破了:当当网与“中国短篇小说鬼才”蒋一谈签约,将其短篇小说单篇作品制作成单价在“0.99元~2.99元”间的数字阅读作品向广大短篇小说爱好者推荐销售。

与单本电子书十几元、几十元对外销售价格相比,这种“单篇销售”模式由于价格优惠和能实时阅读的优势,受到不少读者、消费者的关注和购买。短短二十几天,蒋一谈的短篇小说下载次数已接近1.5万篇。该销售模式一经推出,就引发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有人说,短篇小说网络试水“单篇销售”可破除“长篇崇拜”;有人说,传统作家进军网络平台,网络作家何处安身?有人说,短篇小说网络试水“单篇销售”,“实验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也有人提出,短篇小说网络“单篇零售”定价贵过长篇小说有“敛财”之嫌。由此,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特别采访了相关业界人士和专家学者。

作家参与推动数字阅读是件好事

在商家期待作家积极加入“单篇销售”行列中来,当当网将为加入的作家提供开放的后台数据接口,为作家本人提供销售数据分析和用户访问信息。作为与消费者交流最为紧密的数字阅读销售平台,当当网也将在定价过程中为消费者争取更优惠的价格。

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第10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8~70周岁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者中,18~29周岁人群占到54.9%,读者年轻化是数字化阅读的一个大趋势和特征。

针对短篇小说网络“零售”定价贵过长篇小说有“敛财”之嫌,名为“付明海2011”的网友在微博上称,“长篇小说讲故事,短篇小说讲智慧,两者同样定价,也有道理,并不存在‘敛财’之嫌”;也有不少网友进一步附和:“写作者可以给自己的数字作品定价,这是互联网和数字阅读赋予所有写作者的权利。”

其实,互联网时代,再怎么诗意的怀旧都无法回避数字化阅读,因为数字化阅读是更便捷、更能随时随地阅读的生活方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院长夏烈、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莉、安徽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李旭等批评家和出版人士接受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采访时共同认为,此次当当网推出的蒋一谈短篇小说“单篇销售”数字阅读是他们非常期待的文学推广新模式。

陈晓明认为,“手机是人体的一部分,一切都会网络化和数字化。互联网企业在数字阅读领域究竟表现如何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但无论如何,包括作家在内,有更多的参与者进来,对数字阅读产业来说总是一件好事,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在经营上的灵活与创新意识,必定会给整个行业带来更多活力与新思维。”

张莉强调,短篇小说这一文体非常适合新媒体时代,只是长期以来,它与新媒体之间缺乏一种有效的对接。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当网和蒋一谈做了一件具有冒险精神、同时也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将短篇小说推广与网络结合在一起,长远来看具有“变革性”,如果这种作法能推行开去,将会扭转中国短篇小说与大众读者脱节的局面,这对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者与阅读者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网络一直是很多文学青年的文学创作阵地,很多喜爱文学创作的年轻人,在没有达到一定知名度的时候,都是在网络上闯荡的,他们通过这些网站的文学专区连载自己的作品积攒知名度,从而获得大的文学网站和出版社的关注,很多年轻的新锐作家,都是这么一路闯荡过来的。

传统作家和网络作家向来井水不犯河水,而此次传统作家“入侵”网络,会不会引发网络作家的恐慌?对此,夏烈表示一点都不用担心,在他看来,网络的售卖模式和是什么样的作家没有任何关系,而这个售卖模式也应该照顾到所有的作家。“很多人觉得传统作家进入网络平台,现有的网络

显然成了2013年度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所谓众筹,就是面向大众集资,让人数众多的群体代替银行和其他机构成为资金的来源。目前,国外已经有Kickstarter等多个众筹网站,国内也出现了“众筹网”、“点名时间”等类似的网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这样的网站上发布项目,并募集资金。

“随笔文丛”(四卷)林鹏著/商务印书馆2013年10月版/118.00元

人文社举办两场活动分别追思牛汉徐悲鸿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记者 潘启雯)11月29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京举行了牛汉追思会。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潘凯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屠岸,学者孙玉石、洪子诚、刘福春等与会并发言。追思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主持。

潘凯雄在追思会指出,在和牛汉交往的过程中,感觉老人家非常真诚,批评一些社会陋习时,又充满了激愤,“我去看

他的时候,他年事已经高了,有时候怕他生气,我就开玩笑说您都80多岁了,别搞得像老愤青一样。他就无奈地摇摇头,马上又露出非常天真的笑容。”

又讯“作家和亲人眼中的徐悲鸿——《悲鸿生命——徐悲鸿的生前死后》读者见面会”11月2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厅召开。本次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徐悲鸿之子徐庆平、《悲鸿生命》作者傅守军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剑等同广大读者分享和追思了徐悲鸿的生活点滴。

“随笔文丛”聚焦传统文化和书法艺术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记者 潘启雯)林鹏“随笔文丛”(四卷)——《回想集》、《读书记》、《书艺谭》、《遐思录》新书发布暨学术思想研讨会近日在商务印书馆举行。专家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深入阐释了林鹏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书法艺术等的研究。

林鹏是我国当代著名书法家,尤擅狂草。“随笔文丛”由《名作欣赏》杂志社策划,收

国内首个“新闻众筹”平台成立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记者 潘启雯)由众筹网正式发布的国内首个“新闻众筹”平台11月28日在京正式宣告成立,为各类媒体记者和自媒体人的娱乐、时尚、汽车、体育、房产、互联网、图书出版等内容题材提供公众众筹服务。从之前的“出版众筹”模式到现在的“新闻众筹”,与出版传媒有关的“众筹”话

题显然成了2013年度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所谓众筹,就是面向大众集资,让人数众多的群体代替银行和其他机构成为资金的来源。目前,国外已经有Kickstarter等多个众筹网站,国内也出现了“众筹网”、“点名时间”等类似的网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这样的网站上发布项目,并募集资金。

“单篇销售”让短篇写作再次引发学者热议

当当网试水蒋一谈短篇小说“单篇销售”,令短篇小说家们颇为兴奋不已,更是引发文艺评论界的关注和热议,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写作和出版传播现状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陈晓明看来,这几年,蒋一谈写了很多短篇小说,形成了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格,这要归结于他长达20年的艺术摸索和积累。但是陈晓明对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整体写作和出版并不乐观。他认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写作一直受到一定的限制,具体表现在艺术、构思、表达的关节点、生活体验等方面的不足,由此给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写作带来了“不景气”和“徘徊不前”的现状。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认为,在蒋一谈的作品中,因为故事和叙事的独特性,使得他的短篇小说自然涌现出一种“表现的深切”,且具有世界性的故事叙事特质。提到当下数字阅读现状,杨庆祥认为,过去我们的数字出版和数字阅读“实用性”和“工具性”的内容偏多,纯文学性的内容偏少,此次当当网推出“单篇销售”数字阅读模式将会扩大短篇小说的读者群,很有现实和时代意义。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比如莫言、王安忆、铁凝、苏童、毕飞宇等,他们的短篇小说创作成就放在世界领域也并不逊色。但在传统文学批评领域,批评家们总是喜欢用长篇来衡量一个小说家的最高成就。这导致了短篇小说创作并不那么受重视,年轻一代专注于短篇创作的作者也并不多,比如最为活跃的‘七零后一代’,恐怕他们现在每个人都渴望写出一部令人关注的大部头作品。”张莉从更宏观角度关注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写作的生态,并对蒋一谈的短篇小说给予很高的评价,“蒋一谈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写作领域里‘突然而至’的写作者,是新一代短篇小说写作者中的代表性作家。他的小说与当下文学期刊里的文学气息迥异。不关注日常琐事,也不沉迷于故事情节,这位小说家努力贴近的是我们现代人在此一时代所遭遇的种种精神疑难与精神困窘,这样的文学追求值得尊重,值得期待!”

“写诗软件”是技术压倒艺术的怪胎

11月19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科学杂志》(《新发现》)主编严锋在一则微博中提到,科幻作家刘慈欣称现在有一些软件能够自动生成诗歌和小说,模拟现代派风格的作品比较像,但越是传统经典的文学就越难模仿。这则微博发出后引起网友极大兴趣,并掀起讨论。

“写诗软件”至迟出现于2006年,并且伴随着“羊羔体”诗歌争议引发了关注,而现在之所以再次引起关注在于“文学越发展越容易被机器模仿”这一吊诡的命运。

客观地说“写诗软件”产生的诱因缘于不少人对现代诗的不满和诟病,有总结者说,现代诗歌的规律就是:主谓宾的乱搭配;形容词、名词、动词的乱搭配。甚至声称,“读不懂是现代诗的本质,胡乱搭配是现代诗的法宝。”而“诗歌软件”就是击中了现代诗软肋的产物,也谈不上是高明的“创造”,正如所说,“因为精通古诗歌律的程序员比较少,他们制定程序规则就较难”,也就无法制作出模仿古诗的软件。反过来也可以说,恰恰是现代诗的浅薄和幼稚提供了“写诗软件”滋生的土壤。

“写诗软件”的出现是一种嘲弄和颠覆,但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而是对现代诗的郑重提醒和警告。如果说“写诗软件”是一种技术的话,那么,这也仅仅是给社会和大众提供的一种服务,远远背离了诗歌的本质,甚至连诗歌的皮毛也没有够到。

道理很简单,“诗人,感其况而述其心,发乎情而施于艺也”。从一般常识出发,诗歌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是一种阐述心灵的文学体裁,是用凝练的语言、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来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类精神世界。孔子认为,诗具有兴、观、群、怨四种作用,“写诗软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除了一地鸡毛之外,难道有其他意义和价值吧?

“写诗软件”是诗人落寞的写照,也是现代诗越来越陷入诟病和讥笑之中的尴尬折射。尽管文学界斥责其荒唐、伤害艺术等,是把文学创作快餐化,是文化浮躁的表现,但是,也提醒我们来反思现代诗离文学创作的距离有多远?离艺术的距离有多远?是诗歌界、艺术界的浮躁催生了“写诗软件”还是“写诗软件”催生了诗歌和艺术的浮躁?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诗歌脱离社会和大众,逃避责任担当的现状到了应该正视的时候了。曾记得,汶川地震时的诗歌写作所凸显的文学面对灾难、直面社会现实、担当时代使命的精神引发了舆论的好评,也让诗歌找到了重新回到土地,回到人类感动的领域中来,但也仅仅是昙花一现罢了——直面社会现实,担当时代使命的精神并没有一直持续下来。

“写诗软件”——“技术工艺”还是“文学样式”?这是一个问题,但无须否认的是,“写诗软件”是技术压倒艺术的怪胎,值得文学界深思之、明辨之。